

#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

## ▶ 從宋七力事件看台灣宗教現象（二）

doi:10.29665/HS.199704.0001

弘誓雙月刊, (26), 1997

作者/Author：昭慧法師

頁數/Page：2-6

出版日期/Publication Date：1997/04

引用本篇文獻時，請提供DOI資訊，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。

To cite this Article,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.

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:

To link to this Article:

<http://dx.doi.org/10.29665/HS.199704.0001>



*DOI Enhanced*

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（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）的簡稱，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，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。

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，

請參考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For more information,

Please see: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，開始閱讀本篇文獻

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



# 從宋七力事件看台灣宗教現象(二)

演講人：昭慧法師

時間：八十五年十一月九日

地點：屏東縣內埔鄉妙覺寺

記錄：莊淑惠、陳月君

## 美育何能替代宗教？

最近在報上有人說：我們不需要宗教，我們應該用「美育」來代替宗教！那都是民國學者蔡元培的老套了，蔡元培就是這麼說的：除了德智體群四育以外，應該提倡美育，用美育來替代宗教。中國的知識份子特別輕視宗教，大都把「宗教」跟「迷信」劃上等號。可是美育怎麼替代宗教？當你面對生老病死的時候，看一幅很美麗的畫，聽一首很動人的音樂，你的痛苦就不存在了嗎？這是不可能的事。佛法要人「如實觀」，苦如實知其苦，樂如實知其樂。可是美學、藝術之所以讓我們對人事物象，產生觸動心弦的美感，就是因為它製造了遠距離朦朧之美，近距離透視以後，往往也就沒有那麼浪漫了。所以就佛教這樣一個重視「如實觀」的宗教而言，它的內涵就是美學替代不了的；相反的，它甚至於希望我們，在對人事物象產生朦朧美感的時候，要提醒自己，這些都如夢幻泡影，要如實知道它們是怎麼來、怎麼去的，它們的本質是什麼，這樣才能做一個不受惑的人。這樣的一套訓練，哪

是其他學科替代得了的呢？同理，每個宗教固然在生存過程中，常常受到傾軋、排擠、消滅……，但是終究毀滅不了，在人類史中是非常壯觀地留傳了下來。可見得宗教自有其他學科替代不了的成份，比如內修之中所產生的某些神祕經驗。

## 如何看待神蹟神通？

在輔大座談會中，有一位修女提了一個問題請教神父，她說：「宋七力事件發生後，有人問我：如果說宋七力他們的神蹟是假的，那為什麼聖經記載的種種神蹟卻是真的？」譬如說在《出埃及記》裡的摩西，他不是就使紅海分出一條路來，使以色列人得以離開埃及嗎？這不是神蹟嗎？修女是以耶穌復活做為例子，她說她面對如此問題，不知應該如何作答。神父回答道：「這兩者當然是不同的，因為耶穌的偉大不只是神蹟，還包括他為救贖世人而受苦的大愛，宋七力他那麼享受，哪有為人而受苦受難呢？」我當時想想：如果問到我，我的答案就完全不一樣了，這是教理不同使然。因為也有人問過我：「如果你們認為宋七力的神蹟是假的，那請問：

大乘經裡也有佛陀放光動地，出微妙音的神蹟記載，復有天出妙香、天花繚繞、天樂齊鳴等等瑞相，這些又怎麼說呢？於是我告訴他們：經典流傳有經典流傳的歷程，而大乘經結集自一些想像力非常豐富的偉大文學家，所以透過文學家的浪漫構思，也許對於這些神通或靈感的部份會加以調節。可是我們可以注意一下，佛陀是怎麼去看待神蹟的。神通或靈感不是不可能存在，問題重點在於：佛陀面對它的態度是什麼？律典裡有個故事，寶頭盧婆羅墮是一個大阿羅漢，有一次，有個長者放一個寶鉢在高高的吊竿上，他說：誰有能力將它取下，就把它送給誰。寶頭盧因為旁邊的人鼓勵，對他來講這是小事一樁，他不費吹灰之力，以神通力一摘，就把它摘了下來。後來不但沒有得到喝采，反而是討了一頓罵。佛陀知道了以後，責備了他一頓，而且教令弟子以後不得向世俗人顯現神通。從這裡我們就可知道：佛法面對神通，處理的態度是很嚴謹的；但並不是否定部分人生而具有異能，或是以後天的努力修得神通。有一次某學者在座談會中說：「怎麼會有神通呢？沒有嘛！像在座的昭慧法師，像你們佛教的證嚴法師……，你們這些正派的法師都沒有神通嘛！對不對？」我聽了苦笑不已，說：「我不是這樣的意思。我不認為宗教界的神蹟或者神通都是騙人的。我只是在解釋怎樣給這些神蹟神通定位的問題。」大凡佛教徒

喜歡談靈感，談神通的，要滑入外道也很容易。為什麼呢？他追求這些新鮮的神秘現象，就是為了滿足他的好奇心，或者希圖以靈通逞其欲求。然而每一個宗教都有其神蹟，吾人又怎樣去辨識孰為究竟？所以，我還是覺得：釋迦牟尼佛是最高明的。他把弘法的重點放在「如何開智慧」，而不是「如何得神通」。對神通或神秘經驗的層次，也釐得非常清楚。

### 夢境幻境，似有非真

在佛法中，將所有的宗教經驗，分成四個層次，為了尊重其它宗教，此下我所舉例，都以佛教經驗為主，不涉及其他宗教的內容，但原理是相通的。第一是「夢境」，所謂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」，有些人因為每日念阿彌陀佛、觀音菩薩、大悲咒，至誠懇切，所以在夜夢裡，會夢到阿彌陀佛現身，觀音菩薩給他灌甘露水，甚至於有惡疾者，竟會忽然間不藥而癒。這類靈感，我們時常聽說，但是這在佛法來講，修學還只是起步，不應得少為足；就像開始讀書的幼稚園小朋友，不能因為認識了些簡單的字，就不肯上小學讀書。在宗教領域裡，夢境所開發的心靈能力還很浮淺，但要說那全是騙人的，可也不一定。從這夢境再上一層，叫做「幻境」。幻境跟夢境不同的是：它是在清醒狀態而非睡夢狀態中出現的。有些人打佛七、禪七，忽然間聞到異香，聽到天樂，阿彌陀佛現前接引，觀音菩薩在雲端出現，或者禪者見到些

許幻景、幻相，這些在佛法來看，都是幻境，都要當作「夢幻泡影」而不為所惑。為什麼呢？這些都是宗教徒在心靈專注懇切的情況之下，因宿業熏發而可能發生的幻影，而且每一個宗教都有。所以我們如果就因為這些而要信仰佛教，這還不是堅固信，不是正見之信，為什麼？改天人家若告訴你：聖母瑪利亞在某處也顯靈了！那你要不要相信？他的信徒也一樣沒有說謊的，他們也很興奮，很感恩地做見證呢。所以如果你就憑著些許幻境的出現，而來相信佛教，那還不是堅固信，因為幻境是共世間的宗教現象，佛教不共世間的成分，你可能還很陌生。

### 念佛三昧，觀佛相好

在幻境之上，第三個領域叫做「定境」。當修道人修習禪定成就以後，他心靈的能力就更加開發了！由於定力堅固，他的專注力比前面所說的專注懇切而出現幻境的程度還來得強，因為他定力的力道強大，所以這時他假使作意要在定中出現什麼影像，就可以因他專注強大心力的緣故，而出現預期的影像。譬如修「念佛三昧」者，我們在台灣一般的念佛是「持名念佛」，唸「南無阿彌陀佛、南無阿彌陀佛……」。希望唸到一心不亂，得以仗佛慈力，往生淨土。而在印度，起先念佛法門流傳的是觀佛相好，觀想念佛。一般把念佛分成四類：持名念佛、觀相念佛、觀想念佛、實相念佛。其實實相念佛就不必念了，念而無念

，不念而念的證境，那是最高境界，後面還會提到。觀想和觀相其實是一種法門，不是兩件事情；你如果眼睛瞪著佛像，那是不可能入定的，因為入定一定要前五識不起，只有定中意識專注而穩定地出現它的所緣影像。觀想念佛，要先把佛像看得很清楚，憶持之後，不再看佛像，靜默作觀，而從內心裡很清晰地呈現那個影像。這種念佛有一整套方式，譬如：一開始不可能捕捉到佛像中很細微的部份，可以先觀粗略的輪廓，然後愈觀愈細緻，一直到細部的五官身像都非常清楚。觀了以後，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應呢？從談念佛三昧的《般舟三昧經》裡看得出來，如果念佛三昧成就（也就是定境成就）時，佛像現前；不但是現前，而且他甚至於還可以走動、摩頂、說法（同理，如果是念觀音菩薩，菩薩像現前，他也許還會給你灌甘露水的）！你問他問題，他還可以回答你。密教修的本尊法，原理也不外乎此。

### 是心作佛，緣生性空

大乘經典的高明，就高明在這裡，它還是提醒修道人：在這個時候要注意，不要以為佛陀真實來到了。其實佛並沒有來此間，我也沒有去佛所。為什麼我現在看得到佛陀呢？可見得那只是唯心所現的，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」。但是佛法不是唯心論，我們還要進一步提醒自己：如果唯心，那為什麼只有修三昧的人才看得到這個佛像，旁邊沒修的人就看不到呢？如果說是唯心

那應該每個人心裡就有一尊佛像，要看就看得到的呀！所以，這就是「空」，也就是說，這就是因緣所生法。因為因緣具足了，才會假想成就。因緣具足，那包括有明師、善知識的教導、提攜，有道場的成就，有信施的護念，再加上自己的健康狀況良好、精進專力修持等等……。因緣具足，才能夠成就念佛三昧；既然是因緣生法，那就是如幻如化的，就不具足常恒不變、獨立自存而真實不虛的本質（自性），是故名之為「性空」。在這裡，我們可以看得佛法是怎麼定義定境的：定境依然是不夠的，還要更上一層樓。

### 幻境定境，層次不同

而定境和幻境還是可以再區隔一下，幻境看到的，縱使同樣是佛像，但沒有定境來得那麼清晰，因為定境是靠修行人訓練心力之後，在定中意識中呈現的，所以非常的穩定而清晰。幻境由於是宿業薰發，出現的影象不穩定、不清晰。所謂的「不清晰」，就是輪廓沒有定境來得那麼清楚；所謂的「不穩定」，就是說，它不像定境，定中意識要現起它就現起，想要出定，不讓他現起，他就不現起。幻境不是，它有時候出現，有時候就不出現；出現時，你沒辦法預知，它就倏忽出現了；你想要讓它停留久些，它忽然間又不見了；你希望它趕快消失，它偏偏殘留在你的腦海裡或眼耳鼻舌身前，久久不散。總之，它的出現或去留，是你做不得主的。所以定境比幻境更高明，它的自主性更

高了。可是從佛法來看，這還是不究竟！

### 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

更上一層，就是「證境」。開悟的法門很多，但原理都有相通之處。以念佛三昧為例：如前所述，在般若三昧中，看到佛像現前以後，還是要體會：這是唯心所現，如幻如化，是緣起性空的。能夠體悟到這個，他才真正能夠證悟而抵於聖境。所以，當佛法在論斷宗教神蹟的時候，已經不是在說：「你看到的某某神明顯靈是不對的，要觀音菩薩顯靈，那才是對的。」不是這樣的意思！那是什麼意思呢？因為我往往在媒體上面對的是整個社會和其他宗教，為了尊重其他宗教的感受，所以我不以其他宗教作為例子，而直接就從佛教舉例。佛陀在《金剛經》中說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」他不去批評說：「這個神蹟對，那個神蹟不對；這個是真，那個是假；宋七力的顯像是不對的，而我佛陀所顯現的才是對的！」他只是很明白的告訴弟子們：一切都要超越過去；就像禪宗所講的：「佛來佛斬，魔來魔斬！」要有這樣的大器度，所以到了最高境界的時候，連希圖佛陀現像這樣的念頭，都要知道是愚癡念。《金剛經》裡有四句偈：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」《金剛經》這是華人佛教大家都很熟悉的。可是有幾個人真的念到心裡頭去了呢？如果念到心坎裡，他就不會對宗教的神秘現象這

糜心嚮往之。不會被那些神秘、靈異的現象、一拉就跑，一拉就信心動搖。曾經有一位電視節目主持人訪問我說：「如果那些賣弄神蹟的人原來是騙人的，那個就是迷信；但如果他不是騙人的，那麼他是否就不是迷信了呢？」我說：「當然，從社會學的原理來講，姑且可以這麼說。因為社會還是有社會容忍宗教的標準，那就是：最起碼不能夠騙財、騙色，不能夠有虛妄不實的言辭。但若是從宗教學的角度，可能又要更深刻一點。以宗教神蹟為例：不但騙人的神蹟是迷信，就算是真正出現的神蹟，在佛教來看，假使你固執神蹟，從這個神蹟裡而得到很大的安慰，得到很大的信心，甚至於耽溺在這裡，無法超越，那都還叫做迷信呀！」

### 賣弄神通，兩敗俱傷

可以說，佛法的態度是非常明朗的。就著社會安定的希求與修道人人性的純淨來說，佛陀不希望修道人賣弄神通。修道人賣弄神通，一來增長自己的高慢心，二來增加自己在修道方面的無謂干擾。因為

大家一聽到某人有神通，都會紛紛湧過來找他，他就不得清靜了。有時候甚至不知不覺增長了他的名利權位之心。

再來，就社會而言，這也容易增加社會的動蕩不安，終究有時會招來政權的反撲。因為任何一個政權都不能容忍宗教的盲流越來越大，他會擔心萬一宗教主導者的野心過大，有一天忽然異想天開，想奪取政權時，這個政權本身會吃不了兜著走。所以歷來中國的農民造反，很多都是利用宗教，一直到近代的洪秀全，建立太平天國，也依然是用宗教的名目或神異的現象做為號召的。可見得過度談神蹟、談神通，往往會帶來社會上動蕩不安的因素。不管是因為宗教徒不自愛，或者是因為政權對宗教產生猜忌，這都不是件妙事。所以佛陀有大智慧，戒禁弟子甚至也不喜歡弟子向世俗人炫耀自己證果。顯現神通，炫耀證果，如果不是為了讓人家尊敬，那是為了什麼？

八十六、一、十五于弘誓學苑

【分次刊登—待續】

● 86年1月20日，中華佛教僧尼協會理事長闍黎長老慈雲開示，關懷學界。



● 86年2月2日，昭慧法師率雙林寺學眾至台中華南精舍向「印順導師辭歲」。

● 86年2月27日晚紀念228燭光遊行結束前，昭慧法師上臺揮毫，開示佛法，並領進行大帶稱念「南無觀世音菩薩」為228亡靈祈福。（地點：監察院大門前）



#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

## ▶ 中道的生活觀與政治觀（上）

doi:10.29665/HS.199704.0002

弘誓雙月刊, (26), 1997

作者/Author：昭慧法師

頁數/Page：7-11

出版日期/Publication Date：1997/04

引用本篇文獻時，請提供DOI資訊，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。

To cite this Article,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.

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:

To link to this Article:

<http://dx.doi.org/10.29665/HS.199704.0002>



*DOI Enhanced*

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（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）的簡稱，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，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。

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，

請參考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For more information,

Please see: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，開始閱讀本篇文獻

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



# 中道的生活觀與政治觀(上)

## 一師坐談紀實

時間：85年4月27日晚間七點半

地點：弘誓會館

主講：紹慧法師

學員甲：我曾去某一道場當義工，幫忙排椅子。師父告訴當中一位師姊：要擺兩百張椅子。因為我去過幾次，覺得兩百張不夠，就自己多排了一百張，共擺三百張。不一會兒我發覺，一些舊義工開始竊竊私語，好像對我的自作主張頗有微詞。我的困惑是：是否對師父的指示，一定要一板一眼，絕對服從，毫無商榷餘地？還是說：像這樣的小事，不妨彈性處理呢？不過是多加了一百張椅子，就遭受閒言閒語，一時覺得很委屈，當義工也真不容易啊！

法師：以你的經驗，應該三百張椅子才比較夠用；或許到後來，你也會證實：你的研判是對的。碰到這種情況，或許你可以試著改變一種方式：先跟那位交代排兩百張椅子的師父商談。相信那位師父也能接受你的意見，因為也許他一開始並沒想到實際狀況，而不是非排兩百張不可。

學員甲：可是法會當中，師父非常忙碌，沒有機會再去問他，而且我發現信眾都有一種心態，就是絕對服從上面的指示。

法師：我想一般傳統的寺院，下對上服從的觀念比較強，這對個人獨立思考判斷的養成，是會形成障礙的。不過另一方面，像我這樣強調發展個人創意性思考的僧教育方式，也有它的利弊得失。舉例而言，雙林寺的學眾傾向於獨立思考的訓練，強調個人可以有自己的想法，強調師長不見得沒有過失，也希望同學能夠糾正師長言教或身教的盲點。這種溝通，有沒有好處呢？當然也有。同學的思考比較活潑，也比較有獨立判斷和自主執行的能力。我覺得這樣的能力，較能適應快速變遷的現代社會。這種教育方式，不但符合佛法的「自覺」精神，也是現今時代的教育思潮。就實際利益而言：大人倘若太過威權，往往培訓出來的「乖寶寶」，雖能贏得大人的歡心，卻往往養成「等待指示」的依賴習性，缺乏足夠的應變能力，以應對不可知的明日社會。

然而像我這樣的教育方式，有時也會有危機，那就是：學生可能會有與善知識失之交臂的時候。有許多師長，口才不見得很好，當學生很有主



見，跟師長雄辯滔滔時，師長可能雖成竹在胸，卻苦於表達能力不佳，說不出個道理來，所以雖明知學生的見解不見得是對的，但一時也不知從何反駁起，一時講不過學生，只好將自己的意見嚥下不說，以免被責為「威權」或「好為人師」！這樣的學生，變成只能遇到聰明能幹而思路敏捷、口才良好的人來當他的師長。不幸的是：有些很有內涵的善知識，很值得晚輩隨從學習，卻只因不太擅長說服工作，碰到凡事都很有主見，雄辯不已的學生，莫可奈何，只好放棄教導。不可否認的，產生這種結果，毋寧說是學生的損失！

我們這樣的方式，學生是可以培養自治的能力，減少對師長的依賴。但是由於有自信，就難免主見強，協調時，一定要多些溝通和說服的過程。

這樣一來，效率難免就會降低一些，這是所有民主社會都必然要付出的代價。這是缺失的第一點。

其次，這裡面難免存有由我見所衍生的盲點。佛法講中道，每一事的處置之道，其中道在哪裏？很難有一個相同的口徑！由於因緣錯綜複雜而又有其個別差異，每個個案的處理，都要善巧順應因緣，而作相對最好的處理，不可能有統一答案。你不要看我是一個傾向自由主義的人，如果碰到一個喜強而頑固的學生，我還是會希望他能多聽師長、學長與道友的建議，不要老持反對意見！可是如果碰到的是個性太軟弱，太沒有主見，動不動就唯師長馬首是瞻的學生，我又希望他能夠有一點自己的想法，不要老是等候師長的命令，才敢有下一步的動作。不同的學生，不同的期待，這不是我没有原則，而是「中道」的思維方式使然。

現在，當你陳述「排椅子」這個故事的片段時，我能夠體會你質疑「服從權威心態」是否合理的心情，確實，倘若一切都要等待師長的命令，才可以有所動作，而命令是絕對不可質疑的，基本上我也不欣賞這種模式的教育，所以雙林寺學團才傾向於可以質疑權威的、崇尚自由論辯的學風。

但我也警惕到：這些學生將來是要跟社會互動的，他們對話的對象不祇是雙林寺的師生，還包括那些傳統的僧團與師長，我可以接受他們跟我雄辯滔滔，但是也得不斷提醒他們：回去不要對你的師長也用這個方式。萬一你的師長不是一個善於雄辯的人，或者，由於他還是傳統僧團訓練出來的人，當然比較強調師長的絕對意志。這時，雙方在表達方式的認知上就會產生落差了。據理力爭的態度，在我們看來，只是在陳述自己的理想而已，但在某些師長看來，可能就是忤逆、狡辯了。

所以在這種情況下，我也發現了自由主義教育理想的一個困境：太過把自己「勇於質疑權威」的行為模式當作天經地義的學象，似乎不太容易被傳統僧團之所接受，他容易被人排斥。但這是不是就表示他是一個壞孩

子呢？不是。也許他來雙林寺參學，還感覺如魚得水呢！也因此，我警惕到：在雙林寺生活得如魚得水的人，搞不好到外面也會碰壁的！

所以你所陳述的這個情況，教我怎麼去提供你一個你認為滿意的標準答案，說「你排三百張椅子是對的」呢？我相信，你的衡量也許是對的，但是在做法方面，也許還可以改進。

佛法講因緣，面臨著這樣的一個時空條件、人事因緣時，你或可學習怎樣儘量做到既能達成目標，又能人事圓融。也許你可以再考量一下：雖然那位師父很忙，但你只要再找個機會跟他分析一下你的觀點，豈不就可以圓滿解決問題了！如果你覺得那個道場沒什麼可學，也不會去那裡了，既然你覺得那間道場值得親近，那麼也得學會尊重那間道場的生態；你有心要參與，就要先融進這個團體裡，不要讓他們感覺言行太過刺目。因此，你只要徵得師父同意，其他的人若質疑你擅自做主，你都可以告訴他：我已經跟師父報告過了。我覺得這也具有教育意義，當你告訴他們說：「我跟師父報告過，師父也同意。」那麼這時他們也會調整自己「唯師父馬首是瞻」的心態，覺得師父並不是那麼權威的，發現「原來我也可以向師父提供一點意見。也許他聽了之後覺得有道理，會願意改變呢！」這樣的影響，何嘗不是好事？反而你原來硬碰硬的方式，未必能讓他們學會質疑權威，而只是讓他們覺得你「自命權威」，徒然招惹反感罷了。

學員甲：還有第二個案例，我第一次進去那道場中的飲茶區，因為不知道規定，攜帶外食進去，他們的義工竟逼我出去吃完才能進來。那使我警覺到：第一線當義工的人，接待的態度真的要很注意。我尚幸不會因此掉頭就走，但如果是初學佛者，可能就再也不來了。聽說這規定是師父下達的，但我還是很質疑：難道義工不能自己伸縮一下，彈性處理嗎？

法師：這部份我也持一點點保留意見。當然義工本身的態度可以檢討，這點沒有問題。我個人是贊同通權達變的，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把變通的尺度拿捏得恰到好處，所以執行起來，沒有一些具體的規定作為依據，也有實際的困難。學佛以來，我愈益感覺：彈性的運用不是這麼簡單的事，無怪乎大乘菩薩才有「善權方便」的智慧。義工不義工還是小事，我想佛教界的每一個人都要面臨一個問題，到底是要奉行教條主義，還是要彈性運用佛法的規則？且不說道場的規則，就連戒律也一樣。教條主義者老死在文字之下，所以頑固不通。彈性運用者，又往往會說：除了殺盜淫妄做不得以外，其他都沒關係；其他都方便、方便！這一方便，也就難有個恰到好處的分寸拿捏了。

我們或許會說：「那要把握佛法的精神。」然而佛法的精神要把握，原理我們也知道，可是要能在每一個場合都恰到好處，那必須對因緣有很強

的「如實觀照」力，在人事歷練上，還要有相當的善巧和慈悲，這些對初學者而言，確有困難，可能他的歷練不足，可能教理的領悟還有所欠缺，所以往往看得到這一面，就看不到那一面。於是當他自己去做彈性處理的時候，這個彈性可能並不符合現實因緣，而他卻渾然不知。所以，有能力做恰到好處的彈性處理的人，必得是功力深厚的人，這就是為什麼說「只有大菩薩才有能力做善權方便」的緣故！大菩薩可以大開殺戒，聲聞卻是要涓滴不犯，絲毫不能夠傷害其他眾生的生命。菩薩大開大闢的氣象，與聲聞風格何其不同！

可見得，雖然墨守成規不盡然是對的，可是初學者與其在彈性運用中，不知彈性恰當的「中道」在那裏，不如一開始學習的時候，先一板一眼地學規矩，絕不取巧，不走捷徑。你看學書法的人，到最後他可以自成一格，但起步下手學習的時候，他一樣是要臨帖，顏體就是顏體，柳體就是柳體，你不能說你這是「顏柳綜合體」。學到運筆自如，掌握了一家書法的精義以後，經過體會與反芻，慢慢採納各家精華，必也能夠出神入化，到那時候，才可能蔚然自成一格。

然而善權方便，這是何等的人生境界與佛法悟境！以你所講的道場，你可以想像一下，這麼大的組織在運作，如果每個義工的彈性空間都很大，而每個人對佛法的掌握運用又不見得恰到好處，那就難怪主事法師會寧願義工先照著預設的框框去做，你不妨設身處地去想他的困難。再者，彈性運用的權責放在義工身上，對義工而言，可能會是強其所難，因為畢竟他們只是來幫忙而已，對於決策的形成過程未曾參與討論，如何能作充分判斷「哪些情形可以例外」呢？因此，如果你認為義工的處理有些失當，也不用苛責義工，而不妨將所見所感告知主事法師，他意會到問題時，自會調整規定；有時從你的角度去作建議，主事法師也不見得會完全採納，因為他們可能有其他全盤的考量。

學員甲：那麼，以後我再去那個道場時，是否就要採取絕對服從的態度呢？

法師：如果是很沒有主見的人，我可能會建議他學著去建立自己的獨立判斷能力，不宜絕對服從。但你是一個主見很強的人，所以我建議你：不妨先學著柔軟與接受。就以兩百或三百張椅子來說，也許確實是你想得對，但是你得先建議，而不是逕自撤去，給人一種不受尊重的感覺。建議以後，若不獲師長或大家同意，你不妨退而求其次，學習著去接受：「好吧！兩百張就兩百張。」最起碼你已先調服了你的慢心，讓你自己處事待人更加柔軟。至於他們，或許會在堅持只排兩百張椅子而發現確實不夠以後，想到你講得對，那也沒有關係，因為那並非十萬火急的大事。佛法講「中道」，然而中道是很難拿捏的。就以教育方式而言：傳統教育的方式十分嚴厲！合理的叫做

訓練，不合理的叫做磨練，但也沒有看到因此而訓練出幾個大氣魄的人，反而看到很多人心靈自由被壓縮而受苦！我相信世間並不是所有人都像密勒日巴那樣，經得起馬爾巴那種師長嚴酷打罵教育的考驗，經過這種嚴酷考驗而被磨出來的人，很多也已經被制的反應到變成奴才或忠狗，只知一味服從權威，有的人甚至將苦難延伸到下一代：當小輩時非常乖順，等到他當長輩了，又壓迫晚輩，要他們務必得無條件服從他，否則就會覺得很沒面子。

像現在提倡「愛的教育」或「人本教育」，做師長的盡量節制自己，對於晚輩充分尊重，讓學生盡量發揮長才，氣氛是活潑得多了，但你也會發現：有些小孩子變得我見太深，非常固執。當他要求師長聽他意見時，理直氣壯，理所當然；不要說叫他去聽師長的不同意見，就連他跟同學之間論辯起來，若師長裁判他講的比較不對，別人講得對，他都要翻臉呢！我們理應訓練孩子：要有自己的主見，但是一旦訓練過頭了，他也容易認為「我的主見就是真理」。

世間事總是利弊交參的，民主與威權的兩種教育各有長處與短處。民主教育訓練出來的學生，也可能會太過個人主義，在重視長幼尊卑倫理的中國社會，會被批評為「沒大沒小、忤逆、不受教」。而且，太過有主見的人，縱使不用權威去壓迫別人接受他的想法，也會在民主的形式下努力於說服的工作，於是，辯論就變成常常要進行的工程了。

然而凡事都要辯個輸贏，這種處理事情的思考模式，是有盲點的。當兩方辯論的時候，也許真理有百分之五十站在你這邊，百分之五十卻在別人那邊，可是到最後當事人已經被形式挑起了鬥志，分不清楚他是為了爭勝逞強，所以務必要贏得這場戰爭？還是因為事情急迫，所以不得不把他的理念大聲講出來，極力說服人們，以免因決策不當而敗事？

人的心念實在太快了！快到有時候是會欺騙自己的。我自己也常反省：滔滔雄辯中，有多少心是在對真理的追求上，有多少心是在微妙的勝負較勁心理上？心念太微細了，有時我自己都看不清楚自己的心念深處。我常跟社會人士對話，很多事情不免要滔滔雄辯，剛開始的動機也都有背後的理念，而把對手修理過後，緊跟而來的是一陣快感，我自己會靜靜地想：那是什麼？真的是來自事情因我的努力而改觀？還是有一點「終於把那可惡的對手打敗了」的幸災樂禍心理呢？心念閃得太快了！稍一不慎，我們就會被自己欺騙。

古老的訓練方式也不見得就能夠讓我們對自己的念頭觀照得很清楚，有時純粹是來自對於權威不得不服從的制約反應，而使得你任何時候立刻就放棄主見，服膺權威。但他當權威的「打手」時，還是很霸道的。所以我覺得：兩種訓練的前提都必須是：每個人要有一顆很柔軟慈悲的心，護念眾生。沒有柔軟的心，兩種訓練都會使人格變型。但是兩害相權取其輕，我還是比較喜歡同學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見。

~未完待續~

#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

## ▶ 《瑜伽師地論》之作者及其成立起源（下）

doi:10.29665/HS.199704.0003

弘誓雙月刊, (26), 1997

作者/Author：釋錄法

頁數/Page： 12-16

出版日期/Publication Date：1997/04

引用本篇文獻時，請提供DOI資訊，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。

To cite this Article,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.

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:

To link to this Article:

<http://dx.doi.org/10.29665/HS.199704.0003>



*DOI Enhanced*

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（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）的簡稱，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，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。

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，

請參考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For more information,

Please see: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，開始閱讀本篇文獻

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



## 《瑜伽師地論》學期報告

## 《瑜伽師地論》之作者及其成立起源(下)

／釋錄法

[壹]前言

[貳]《瑜伽師地論》作者之探討

[參]《瑜伽師地論》之形成

[肆]《瑜伽師地論》之成立年代

[伍]結語

[陸]註釋

[柒]參考資料

《本報刊登》

《本報刊登》

《本報刊登》

《本報刊登》

## 肆、《瑜伽師地論》之成立年代

《攝大乘論》以前的瑜伽行派的歷史，大體是經過上來所述的情形。然而，如上述的經過，則《瑜伽師地論》究竟在歷史上的什麼時候完成的呢？以下，試從無著與世親的年代，以及漢譯經典翻譯的年代二方面論述之。

## 一、關於無著與世親的年代

要了解《瑜伽師地論》所完成的年代，必須先要了解世親與無著的年代。關於世親的年代，若從現存的比較可信的傳記——《婆薹槃豆傳》中記載：在世親晚年的時候，他與笈多王朝（320 - 500）時的兩位國王交往頗仍的事實看來，他們是笈多王朝後半期的人。因此佛教史學家推測，世親的晚年應該是五世紀後半；假設世親活了八十歲，則世親的年代約為西元四〇〇年至四八〇年之間。無著是世親的

長兄比世親早出生，那麼他跟世親的年齡差距是多少年呢？一般推測兩兄弟的年齡約差二十年左右，因此就往上推了二十年。若以這樣來算的話，無著的年代約為西元三八〇年至四六〇年左右。近代佛教史學者的議論，有說無著是西元三二〇年的人，有說是四二〇年的人，與上述的假定年代，最大的差距有一百年。如呂微對此的假設【註⑤】，他認為：無著大約是西元四〇〇至四七〇年，世親大約是西元四二〇至五〇〇年，比上說晚了二十年。另外，玄奘的《大唐西域記》以及散見於唐人註疏的傳說，則認為無著生於佛滅九百年【註⑥】，真諦一系的說法卻認為生於佛滅後一千一百年。不過，玄奘和真諦對佛滅年代的計算，各有不同的標準，兩者雖然有差異，但推算起來，也都近於五世紀。關於無著與世親的年代，與其說是「四世紀說」，

毋寧說「五世紀說」，是比較有力的看法。

## 二、《瑜伽師地論》完成的年代

漢譯的《瑜伽師地論》是玄奘（六〇二—六六四）大師所翻譯的，但比玄奘還早的同本異譯經典也早已經譯出。比如八十卷的《華嚴經》約在唐朝才出現，然而同本異譯的《普賢行願品》四十卷，卻比《華嚴經》還要早行諸於世了。又如《大般若經》六百卷，也是玄奘大師所譯的，然而同本異譯的《道行般若經》、《光讚般若經》等等，卻在很早就出現了。由此可以得知，在印度的經典集成，都是從小經或者是小論慢慢地越集越大。而在中國，因為不斷地有天竺僧帶來原文經典，並將之翻譯，而且不斷地有新的版本出現，因此愈翻愈集，部頭也就愈大。於是很多人就以爲原先所翻譯的就不準確，其實是原來的梵本就比較小（少），甚至於其中部份內容是經過後期的刪繁增補過的，因此後來所集出的經典與較前期的版本當然會略有不同，而且其結構也愈趨緊密、體系也愈趨龐大，此爲勢所難免的事了。

無著年代的推測，如從有關瑜伽行派經論的漢譯年代來看，究竟有沒有矛盾？先從《瑜伽師地論》異譯本漢譯年代的驗證來看，最早譯出的是曇無讖的《菩薩地持經》，其翻譯年代爲西元四一四年左右。另外一部是求那跋摩所翻譯的《菩薩善戒經》，其翻譯的年代約爲

西元四二四年至四三一年之間。這兩部經都是《菩薩地》的異譯本，曇無讖譯的內容大體是與菩薩地相同。但是一般認爲，求那跋摩的翻譯本其內容比較接近古型，或者可認爲求那跋摩譯的就是《菩薩地》的原型也說不定，這個可能是關係到各自所傳承的版本的不同。從這兩部經的傳入和所譯出的時間來探討，可以發現曇無讖約在西元四一四—四一四年時，即已翻譯《菩薩地持經》，那麼他大約在四〇五年至四一〇年之間，就已經取得這部經。雖然求那跋摩的翻譯比曇無讖較晚，但卻比曇無讖更早來中國，他是西元三九六年就已經離開了北印度來到中國。最起碼，從這一點就可以說《瑜伽師地論》中的主體部份——《菩薩地》的原型體系，約在西元三九六年到四一〇年之間，就大致都已經整理出來了；而《聲聞地》的體系向來就有，它只是再經過整編而已。

再以《解深密經》的傳譯年代來講，其譯出的時間是比《本地分》還早，至於《攝抉擇分》的出現，時間可能就更晚了。在唯識學派裡很少看到什麼經典，若要說有的話，早期的經典可能就是《解深密經》。若說《華嚴經》，那只是引了一句「三界唯心」【註⑦】的話，至於其他如《楞伽經》、《密嚴經》等，可能都是後出的經典。劉宋時（433），求那跋陀羅將部份《解深密經》的內容翻譯出來，並

且將其所翻譯的經名稱做《相續解脫如來所作隨順了義經》或《相續解脫地波羅密了義經》（即玄奘譯本之第七品）和《相續解脫如來所作隨順了義經》（即玄奘譯本之第八品）；這兩部《解深密經》的異譯本，其譯出年代，可認為與西元四三三年《楞伽經》的譯出，大體為同一個時候【註⑧】。兩本經的開始寫出，有一點兒變則，絕非獨立的經典，它們在形式上，類似在《瑜伽師地論》《攝抉擇分》中的引用，可能是從該書選出來寫的。這也可以證明《解深密經》很可能也是組合性的經典。然而這時「菩薩地」已經傳譯出來了。若以此推算，這就可以確證在西元四百三十年左右，《攝抉擇分》的資料就已經存在了；而當時無著也已中晚年了。

可以說「菩薩地」的出現，應該是非常早。除了「菩薩地」以外，「聲聞地」中也有很詳細的瑜伽行的理論；它也是後來《解深密經》的精華。《解深密經》是把大乘瑜伽行實踐之唯識觀，最初表明出來的重要經典，其中一品叫做《分別瑜伽品》，它所辨明瑜伽的一些理論，跟「聲聞地」的瑜伽理論有非常大的關係。《解深密經》，也可把它認為是由每個問題所作成的，相應於此《攝抉擇分》之製作而編集為現在的樣子；而《攝抉擇分》，它則是對《本地分》的內容加以作抉擇，所以它的品名跟《本

地分》的品名是完全對照的。現在的學者，一般都認為《本地分》是在無著以前即已成立，而《攝抉擇分》以下則是後來所作的；但也有說是無著之時所成立的。因此有些學者認為應該是《攝抉擇分》裡包含《解深密經》的內容；《解深密經》是就著《攝抉擇分》而加以編輯，然後貫上《序品》；是有這樣的一個說法。因此，經論的出現是《解深密經》先，還是《攝抉擇分》先，孰先孰後這個問題就很有意思。所以從此可以得知，連最根本經典的《解深密經》都跟《瑜伽師地論》有關。而且要知道：《本地分》是比《攝抉擇分》更雛形；《本地分》完成以後，才有《攝抉擇分》。

從以上的推論得知：「聲聞地」本就具足，「菩薩地」則是約在西元三九六年到四一〇年之間就已經整理出來了；《攝抉擇分》也在西元四百三十年左右就存在。因此，有可能是「十七地分」的資料本就存在的，而是無著在中晚年的時候，依著「十七地分」，以自己的見解在這部論典上呈現他的整理的功力，將《攝抉擇分》加以整理彙編出來。

前說無著的年代約為西元三八〇年到四六〇年之間，因此在三九六年時，無著還是個十六歲的青少年。這點，給我們一個啓示：《瑜伽師地論》雛形的論義，是在無著以前或更早之前就已經出現了。就



算無著是個天才，然而像《瑜伽師地論》如此龐雜體系的著作，至少也應該等到無著三、四十歲，思想成熟了才能把它編纂起來。因此可以肯定的說，《瑜伽師地論》的論義思想體系，在無著之前就存在的了。

從這個年代的推論中，可以得知瑜伽行派的成型是從西元四世紀頃慢慢醞釀，到西元四世紀末時，就已經有了很龐大的一些雛型的理論基礎了。到無著的時代（五世紀初—五世紀中）即著手把它組織化，直到世親的時代（五世紀中—五世紀末）才把它整個集大成。

## 伍、結說

不論歷史上是不是真有這麼一位彌勒，但是可以確定的是，像《瑜伽師地論》這麼龐大的著作，絕對不是無著一口氣就把它完成的。無著於其《攝大乘論》所引用的《大乘莊嚴經論》或《中邊分別論》等，必有無著從前代所繼承的論典，而其論典應有其著者。但在歷史上，除了彌勒之外，並不知有其他之人物，故有認為將無著以前的瑜伽行派之論典，皆暫定為彌勒之名義——這可能由於當時某種瑜伽禪觀的風行，而大家都修彌勒本尊，這種見解亦可成立；同時，將一切的著作暫歸於事實上之編纂者無著，這個看法亦可成立。至於他們是否將其著述的論義都歸結為彌勒所

造，或托名為彌勒所說，就很難斷言了。

不過，假如認為，因無著的出現而突然的形成了瑜伽行派，這也太勉強的，是不合理的！據我們想來：在無著與世親以前，應該有一批瑜伽師是其學說之所承自；在無著之前，相當長期以來就有瑜伽師的傳統，這些在北印度的說一切有（含經部）系的瑜伽師們，以這個系統裡的教團做為母體，由於他們在實踐上的要求，又受到龍樹「空性說」的影響，而再把聲聞的基本教法加以組織後，於是確立了整個大乘瑜伽行派的體系。

總之，歷史上文獻可考的從無著時代開始，在無著以前的都只是推測。然而推測也有它合理化的地方，那就是無著不可能忽然間冒出一部那麼大體系的著作。而是無著將長遠以來所累積的一些瑜伽師們的大乘瑜伽行的作品，透過他的禪觀把疑惑解開，然後加以組織完成體系化。所以無著應該是貫串整個大乘瑜伽禪觀的主導者，是完成《瑜伽師地論》的集大成者。

## 陸、註釋

註⑤：呂澂《印度佛教源流略譜》第五講第三節（中國佛教百科全書 P4332. A 上）

註⑥：據《大唐西域記》卷五載：無著菩薩，健駄邏國人也。佛去世後一千年中，誕靈利

見，承風悟道。

（大正 51.896 中）

註⑦：《華嚴經》·《十地品》第六地說：「三界虛妄，但是一心作。」

註⑧：一方面，《楞伽經》在其內容上，雖是與唯識說持有密切之關係，但在無著的著書中，則完全沒有引用，就是在世親的著書中，於其《釋軌論》中，以無經名而被引用的，是到現在為止所知的唯一之例。另一方面，有與世親《唯識三十頌》極其類似的學說，被推定為是在《楞伽經》以前所出現的教說（佛說），這是一個麻煩而且難解的問題。在目前，只好把這個問題，認為是：《楞伽經》的作者位置於瑜伽形派之邊緣，而在正統上不太被知的，但此問題還需要再檢討。

## 柒、參考資料

- 一、《瑜伽師地論》概說——昭慧法師（八十四年九月份授課部份內容）

二、《中華佛教百科全書》

三、《佛光大辭典》

四、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

五、大正藏第五十一冊

六、《瑜伽佛教》許洋主譯（《諦觀》第五一期）

編按：本篇為研究所學僧錄法法師學期報告，已分三次刊載完畢。



◆ 86.02.02（農曆 12 月 25 日），錄法法師於雙林寺圍爐時，快樂烤亭燒。

訂正小啓：弘誓通訊

24 期第 18 頁左欄第 15 行最後一個字誤為「鹿」，正確應為「粹」字。

25 期第 16 頁右欄倒數第 9 行第五個字「六」道，正確應為「外」道，特此更正。

#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

## ▶ 從弘誓到雙林寺

doi:10.29665/HS.199704.0004

弘誓雙月刊, (26), 1997

作者/Author：釋心淳

頁數/Page：17-17

出版日期/Publication Date：1997/04

引用本篇文獻時，請提供DOI資訊，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。

To cite this Article,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.

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:

To link to this Article:

<http://dx.doi.org/10.29665/HS.199704.0004>



*DOI Enhanced*

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（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）的簡稱，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，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。

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，

請參考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For more information,

Please see: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，開始閱讀本篇文獻

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



## 從弘誓到雙林寺

釋心淳



**學佛** 到出家，一路行來四年有餘，是因緣成熟吧！讓所有的一切看來是那麼的理所當然。

正式接觸佛法始於弘誓，只因想在愉悅的生命中增添些許深度。當時，宗教信仰和深厚的生命氣質，在未曾有信仰的我是錯中是尋獲的。而選擇佛教，則因為我看拜拜是傳統民間信仰裏一個親切的成長經驗，就此認為是替心靈找到寄託地學起佛來。

八十一年在善導寺的大雄寶殿親歷佛法，殿堂上那莊嚴靜穆的佛像、沈穩祥和的唱誦和似懂非懂的法義，在在吸引著我。為這不可名狀的歡喜，或更甚的是內心底的踏實，因此每週兩天風雨無阻地往來於公館與善導寺之間，領受著佛法的薰習。課堂上法師們深入淺出的講解，不厭其煩的引經據典，無不想將他們在法海中所得的，毫不保留的傳授出來。弘誓解行並重、身教言教並重的教育，令佛弟子們實際感受佛法的深義。是如此輕鬆愉快的，學習參與學佛班的活動，漸漸地，我開始有了不同於往常的心情生活。

選擇出家，告別安穩快樂的上班日子，在取得家人的諒解及朋友們的支持後，八十三年年中位進雙林寺。雖然對僧團、道場沒有任何概念，但於民主且開放的學團裏，適應寺院生活倒不費工夫，只是一點一滴開始調整背負著多年的價值觀。修行的生活多的是面對自己，向來不善體貼他人而自以為是的個性，在師長與學長們的規勸教導下，尊嚴念眾生、柔軟的心慢慢培養出來，較較角角的習氣才稍稍減少。

如法如律的體操是佛院的本懷，雙林寺的弘誓學團，師長們即秉持著如此的理念，替每位參學者塑造出一個和樂清淨的環境，是福報吧！學佛的路始於弘誓，亦有幸能親近於兩位師長，在學團中深深體會到：佛法不僅是書本的，更是日常生活上的點點滴滴，而落實於生活中的佛法，令出家的意義、宗教師的角色更為清晰明白。在這轉世的世間，如此走來的日子，期許自己也為更好的修行環境之增上因緣而努力。



#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

## ► 適應

doi:10.29665/HS.199704.0005

弘誓雙月刊, (26), 1997

作者/Author：鼓子

頁數/Page：18-18

出版日期/Publication Date：1997/04

引用本篇文獻時，請提供DOI資訊，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。

To cite this Article,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.

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:

To link to this Article:

<http://dx.doi.org/10.29665/HS.199704.0005>



*DOI Enhanced*

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（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）的簡稱，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，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。

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，

請參考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For more information,

Please see: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，開始閱讀本篇文獻

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





／鼓子

**清晨** 三點五十分。「呷！呷呷！」傳來陣陣板聲，逐漸醒來，推開房門，四周一片寂靜，燈光忽隱忽現，幾顆星子低垂，寒風刺骨，拉緊了衣袖步向盥洗室。

「今晨好冷。」換著套出盥洗用具，我習慣性地打開水龍頭，「大家也都醒了吧！」「刷！」手不自覺地快速輪回，立刻關起水龍頭，「冷」瞬間閃過全身，我猶如生病的嬰孩，突然見到醫生一般——抗拒、驚駭、焦躁、猶豫……，而想掉頭就走。

「怎麼了？這不是我每天熟悉的水嗎？」停下退卻的腳步，我不禁沈思起來：

「原來我從不曾真正地瞭解過環境的變化與自己的反應，彼此間的因緣關係，被認為生活中的一切是理所當然的事。水是順向我的體溫，以供梳洗，而等到天冷，水溫驟變，竟覺惶失措地暴露了我的畏縮與無知。」於是我不再抗拒，緩緩地靠近洗手台。我平靜地覺受自己呼吸的氣息，專注在人中的一小點，一呼一吸，「開水龍頭吧！」手輕輕靜靜地觸動著水流，感覺它的溫度變化，任由水滑過——突然間我的手接受且適應了這樣的寒水，不急不緩地盥洗畢。

今晨讓我體會到：身體之於環境，尚且要付出時間與耐心，更何況在團體中，人與人之間的相處，從思想到言語及行為，如果我不能夠學習去觀看自己的抗拒與畏縮，又怎能知道這中間有多少是我的我執與驕慢在作祟呢？如果我不耐心地學習自己非常不足的事，不斷地碰觸到自己的弱點，我又怎能瞭解到一個路者的苦處？那種卑微與懦弱、那種從不願掉隊的過去的那個我……？

進入學園已滿三個月，每一天都點點滴滴地在重新認識自己，心裡充滿著感恩之情。感恩於師長的護念、學長們的提攜、同學們相互間的體諒與鼓勵。當發現自己正一層一層地蛻變脫殼時，總願能早日真正地長大成人，我如斯期許著！

適

應



#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

## ▶ 雙林寺修學心得

doi:10.29665/HS.199704.0006

弘誓雙月刊, (26), 1997

作者/Author：蔡懿姍

頁數/Page：19-19

出版日期/Publication Date：1997/04

引用本篇文獻時，請提供DOI資訊，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。

To cite this Article,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.

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:

To link to this Article:

<http://dx.doi.org/10.29665/HS.199704.0006>



*DOI Enhanced*

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（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）的簡稱，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，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。

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，

請參考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For more information,

Please see: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，開始閱讀本篇文獻

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



# 雙林寺修學心得



／蔡懿嫻

**時光** 飛逝，日月如梭，因緣的不可思議促成我來到雙林寺，這是始料未及的。記得半年前，我還是一個憂心忡忡，不知何去何從的遊子，台灣佛教雖興盛，但經懺道場甚多，正如正見的導師甚少。佛學高深，根基虛劣的我，祈願多聞佛法，才能堅固道心。有了正知見，才不會將智有信表愚藏、有智無信增邪見，將來也不敢如盲引衆，相率入火坑。如今才知和雙林寺有緣，真是踏破「布鞋」尋處找，這才使我如願以安安心心。



◆雙林寺開壇時，由左至右住眾懿嫻、清融師父、雅順。

初次登門參訪，才知是樸實的三合院，這裡單林搖曳，鳥語花香，蔥蔥濟濟，一片田園風光，心頭雜念極其自然地潛藏起來。師長慈點親切，教學認真，常不厭其煩苦口婆心地叮嚀：一舉一動慎勿失念，並時時檢點：是否離道天邊？不管走馬、吃飯、……忙也動中有靜，靜中有動，

身忙心不忙，以正念覺知整個過程的改動。說來簡單，行來非易呀！私下的我常常放逸身心，走馬去快，輒會、會睡……，真是惡習難改！好在有師長與學長指導，才能逐漸修正。

進入學園中，最深刻的感受，是彼此的真誠相待與直諫相教。有云：佛看衆生如小孩，而我們學子正如同剛出生的嬰兒，一切從頭學習。廣師父說：「尋我之心，坦誠，如過世的清涼、如淤泥的蓮花，營造了生命的認真與執真，不管曾經多少波折，都已經成為過去，

最重要的是把握現在，活在當前。」使我確實領悟要放下身段、拋捨我見、坦誠、認真，加上一無雜念的純真。

真慶幸能在這麼好的環境裡學習佛法，我興奮感恩惜福，更虛心、更精進，把握這一世的福慧因緣。

85、12、23